



畧論部派佛學

一、三次分派的經過

佛教創立後，在印度幾經演變。佛陀和他直傳弟子所弘傳的佛教，稱為根本佛教。佛滅度後，弟子們奉行四諦、八正道等基本教義，在僧團生活中維持佛住世時的施設和慣例。由於釋尊是觀機施教，在不同場合，向不同對象說法，弟子們對此便產生不同的理解。約在佛滅後一百年間，即公元前三七〇年，摩偷羅的耶舍長老到吠陀離發現有比丘向施主乞錢等十件犯戒行為，提出了指責，於是發生了爭論。耶舍召集長老七百人到吠舍離結集戒律，定為「十非法事」。但受多數持不同意見的僧眾反對，召集另一次結集，就是漢傳『摩訶僧祇律』記載的「五淨法」。這樣就形成了第一次分派，即代表少數長老的上座部和代表多數的大眾部，稱根本二部。但北傳『異部宗輪論』却認為根本分裂是另一次結集產生的，並把分裂原因說是大天所講五事引起的，甚至

將阿育王扯了進去，這有明顯的年代錯誤。因為阿育王是佛滅後二百年的人，南傳記載第一次分派是佛滅後一百年左右的事，相差一百年。因此以「七百人結集」，即「吠舍離結集」較為可信。

兩大部派的分裂，除了對戒律傳承和見解不同外，根本分歧還在於對原始佛學的理解各異。佛住世時，對哲學的根本性問題拒絕作答，如四類十四無記等，留下了一些未解決的矛盾。釋尊在『中阿含·箭喻經』中對鬻童比丘說：如人被毒箭射中，緊迫的任務是急救，而不是去研究何人發箭，使用什麼弓箭等問題。勸導弟子們先不討論哲學問題。但以後各學派在佛學辯論中，就不能不接觸這類理論問題，尤其是身與命的關係，應該先肯定「命」的有無。佛是承認業力的作用的，因此他對過去的命定也予肯定。而六師中的一些派別不但承認過去命定，而且也承認未來

蔡惠明

命定，構成「定命論」或「宿命論」，這就與佛教的「命運可以改變，由自己主宰」說法根本不同。釋尊成道後得到解脫，佛弟子獲阿羅漢果也可不受業的支配，得到解脫。那末未得解脫的人們又將怎樣呢？自然會牽涉到有命、無命的問題，不能置之不理。十四無記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如來寂滅後是有是無？」在佛滅後更爲突出了。佛在「遺教經」中告誡弟子要「依波羅木提叉」，要依法。但在直傳弟子相繼圓寂後，人們不僅不能依法，而且不能自依，反而要「依佛」。因此根本分歧表面上是與戒律傳承和見解不同，實質上還是對佛說發生了異解。也可以說，兩大部派的分裂一開始就是對佛陀本人的看法有截然不同的分歧。

阿育王統一北印後，在攻打南印的羯陵伽國時受到抵抗，傷亡慘重，使他有所悔悟，皈依了佛教，成爲近事男，他特地到釋尊誕生地等朝禮聖跡。樹立石柱，並在國境上刻摩崖「法敕」，告誡佛教徒多誦經，不要爭吵，應向外傳教等。據南傳經典記載，由於阿育王大力供養佛教僧團，使六萬外道混入佛教，致首都鷄園寺比丘七年沒有舉行布薩。爲了消弭僧團的混亂，阿育王請高僧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召集一千比丘在華氏城舉行第三次結集，趕走外道，會誦經典，並編纂了「論事」。結集後，阿育王又派遣了許多長老到印度各地及國外傳教。但北傳經典却未記載這次結集。現在的「論事」列舉論題二百六十條，都是反面的，是帝須一派不贊同，而且其中列舉派別甚多。可以推測，不一定是那時出的。它的「第一品」就提出補特伽羅有、無問題。記載公開主張有的是犢子部，其他各派雖未表態，却是默許。堅決反對的是屬於化地部的帝須，他是當時結集的主持人。這次爭論，由犢

子部與化地部把補特伽羅有無問題明確揭開了，促使部派再次分裂。

據南傳的「善見律毘婆娑」記載，阿育王傳教地點及經典爲：

一、罽賓犍陀羅，「蛇喻經」，今「增一阿含經」卷三十

二、摩醯娑曼陀羅，「天使經」，今「增一阿含經」三十二

三、婆那婆私，「無始相應經」，今「雜阿含經」卷三十

四、阿婆蘭多迦，「火聚喻經」，今「增一阿含經」卷三十

五、摩訶刺陀，「大那羅陀迦葉本生經」，今「迦葉本生經」。

六、庾那世界，「迦羅羅摩經」，今巴利文「增支部」卷二。

七、雪山邊（今喜馬拉雅山），「轉法輪經」，今「雜阿含經」卷十五。

八、金地（今緬甸），「梵網經」，今「長阿含經」卷十四「梵動經」。

九、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小象迹喻經」，今「中阿含經」一四六經。

佛滅後四百年間，孔雀王朝被巽伽王朝所替代，弗所王因仇視依附希臘人彌蘭王（信奉佛教），而崇奉婆羅門教，大破佛教，毀佛寺五百多所，很多經律失落，如西藏翻譯的律藏最後部份不完全，就是由於弗所王的破壞。與此同時，南印度案達羅族興起，並建立王朝。阿育王曾派大天到東部摩醯婆曼陀羅傳教，又派大曇德到西部摩阿剌陀弘法。他們所帶的經，內容都講因果輪迴的，很受信眾歡迎，也就導致後來的第三分派——法藏與案達羅派之爭。

大天到案達羅後，成立了制多部。制多就是塔樣的紀念物（有舍利的稱塔，無舍利的叫制多）。在對有關阿羅漢的制多問題上，法藏部與案達羅派就有不同看法。案達羅派認為阿羅漢不如佛，有五大缺點：1. 不淨；2. 不染無知；3. 處非處染；4. 但他使入不得自知；5. 道因聲起。法藏部看法是：阿羅漢與佛果德不同，但解脫相同，也是無漏。案達羅派先分裂為東山、西山兩部，以後又分出為王山、義成兩部，共四部。

大曇德的法藏部與大天的制多部之爭，也名上座部與大眾部之爭。大天因是多數，所以就成了大眾部，這與第一次分派和上座對立的大眾部不是一回事。「論事」第一品記述補特迦羅有無問題，第二品則是大天的五事。那與第二次分派化地與犢子兩部之間一樣，犢子是多數派，所以也會被稱為大眾部。

案達羅王朝國勢從南印度擴張到中印，並向北印發展。部派佛學的不同說法也隨着流傳到北方，主要是摩偷羅一帶，如對制多的崇拜、大天五事爭論等，都在這裏流行。法顯、玄奘先後去印，都了解到這些情況，並作了記述「異部宗輪論」是有部的著

作，認為最初分派與大天五事有關，可能是從以上情況去設想的。

二、迦膩色迦王支持有部

公元一世紀時，貴霜王朝統一印度。它的第三代王迦膩色迦信奉佛教。當他進軍摩揭陀時，提出三個媾和條件：1. 佛鉢；2. 辨才比丘；3. 金錢一億，最後達成協議。辨才比丘是馬鳴，迦王就是認為馬鳴具有很大號召力和凝聚力。後來他定都健陀羅，建立了有名的大寺和大塔。大塔即「雀離塔」，高一百三十多米，頂上按有二十五個相輪，約十米，周圍一百米。據玄奘「大唐西域記」載稱，中國佛塔就是仿照這座大塔格式建造的。原始佛教本來不許造像，只許在佛行跡之處刻佛足印，或於說法處彫法輪或菩提樹形，作為象徵性紀念。健陀羅的希臘人信佛後，未理會印度佛教不許刻像的傳統，還是塑造很多佛像。到了迦王時代，刻像尤為發達。他們的製作，帶有濃厚的希臘風格，被稱為健陀羅藝術。由此影響並傳入我國內地，如山西雲崗石窟的雕刻，就富有健陀羅色彩。

迦膩色迦王特別提倡說一切有部，他在大廟石銘中說：興建大廟是獻給說一切有部的。他還支持有部編輯「大毘婆娑論」，因為當時部執紛紜，人各異說。他請協尊者在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建造大廟，召集五百論師，以世友為上座，費時十二年，造「阿毘達磨大毘婆娑論」十萬頌，詳解迦多衍尼子的「阿毗達磨發智論」。題為「大毘婆娑」，含有廣說、勝說、異說三種意義。「俱舍論光記」卷一稱：「論中分別義廣，故名廣說；說義勝故，名為勝說；五百阿羅漢各以異義解釋「發智」，名為異說

。具此三義，故存梵音。」顯示此論爲說一切有部的廣大教藏。此論列舉大眾部、法藏部、化地部、飲光部、犢子部、分別說部等部派以及數論、勝論、順世論、離系論（耆那教）等外道的觀點並加批駁；以「發智論」爲基礎，並參考「發智論」的各種注解，同時攝取「六足論」中的教說，以彌補「發智論」的不足，爲說一切有部理論全面、系統的總結。它將一切法分爲五類，卽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應法和無爲法；用以論證「三世實有」、「法體恆有」，同時否定「我」的實在。在十六卷以下還詳述「六因說」，這是有部的創作，爲其他部派所未有。在六因中，有部特別注意心法，將相應因放在第一位，講心與心所和其他法相應。又六因中的前五種：「相應」、「俱有」、「同類」、「遍行」、「異熟」可以包括一切因緣，後一種卽「能作」概括了四緣中的後三緣。由於有部一方面講四緣，另一方面更注意對因的分析，從而使因緣學說更加完備了，因此一般又稱它爲「說因部」。同時，「大毗婆娑論」還詳述有關四諦、十二因緣、涅槃、佛身等基本教義。它對印度佛學的發展起了頗大的推動作用，提高了有部在當時小乘佛學中的地位，該部學者由此被稱爲「毘婆娑師」。但此論的編輯，也使有部思想定型化，帶有經院哲學的氣味，使之成爲經典，不許人們有一字改動。

迦王時代，不僅出現了馬鳴這樣的傑出學者，而且還湧現了象護、世友等大家，都被說成是這一時期的人物。象護還被說成是迦王的王師。迦王提倡佛教，支持有部，促使佛教向外擴展，所以早在二世紀下半葉，西域的一些論師就來到中國，從事佛經的翻譯，其中不僅有小乘的，而且也有大乘的。如在我國首譯大乘經典的支婁迦讖就來自月氏國。迦王時代對佛教藝術

的發展，對印度史、西域史與西方交涉史等方面都起過推動作用。

佛教的分派，形成於迦王之前，大數是十八部。世友的「異部宗輪論」是現存的最早資料。但世友是有部的主要人物，他站在有部的立場進行敘述，不免有欠公平、真實。十八部之說，就是出自此論。以後其他部派也認爲是十八部，但分派先後、原因、派別、時間、經過等也不一致，每一派都想提高自己地位，把本派說成早於其他各派；還受地區限制，北對南資料模糊，南對北資料不詳，因此所述尙有待考證。

三、各部派的演變

分派源流，從學說上判定，大致可依上座、大眾根本兩部說起：

一、上座部對佛說採取分別說的態度，認爲對佛說和解釋佛說要有分別地看待。第二次分派，則起源於犢子與化地之爭，爭論的主要內容是依佛教理論是否承認補特伽羅問題。後來化地部派許多長老到各處弘傳自己的主張，每到一處就自成一家。又分出：

①到西北印度迦濕彌羅、犍陀羅一帶的成立了說一切有部，又分飲光、說轉二部。

②在中印度發展到西印度的逐漸形成法藏部；

③在雪山（尼泊爾一帶）傳教的建立了雪山部；

④分遣南印度制多山的，發展成爲西山住部、北山住部（卽

案達派)。這兩部後來具有大乘思想，不以羅漢爲究竟，被看作是大眾部。

犢子部以後分出：正量、賢胄、法上、密林山等四部。並以正量爲代表。

二、大眾部對佛說採取「一說」的態度，認爲對佛說要全部肯定。一般稱上座部爲「分別說部」，大眾部爲「一說部」。它的鷄胤部以爲佛說法都是出世的，也稱「說出世部」。另一個說假部的論點却相反，認爲對佛說應有分別，有些說法是出世的，有些則不是。

上座系的法藏部後來傳至斯里蘭卡，被看成是一個正宗，不認爲它是從化地部分出的。以後東南亞各國的上座部佛教都以斯里蘭卡爲宗。原來的雪山上座部也因說一切有部獨佔優勢，逐漸消失。所以南傳的分派情況與其他十一種說法不同。一般的爲十八部或二十部。

到六世紀時，這些部派又歸爲四大系統：

一、上座部。北方以化地、法藏爲代表，南方以大寺爲代表。大寺又分出無畏山、祇多林住兩派。

二、正量部。是犢子部的代表。

三、大眾部。代表部派的多數派。

四、說一切有部。從上座系化地部分出。後來又分爲東方的迦濕彌羅師和西方的犍陀羅師。

應當指出的是，有部是從上座系化地部分出的，所以它的重

要學說與化地部幾乎是對立的。在對立的意見中，值得注意的是心性淨不淨問題和煩惱的隨眠、纏是否與相應的問題。有部主張心性本淨，對隨眠和纏也不像上座部那樣用現行和習氣來區分，認爲兩者都是煩惱，只是表現不同。他們認爲，隨眠是跟着有情轉的，而且密不可分，僅有隨縛的意思，並無現行、習氣之分，有七種帶根本性煩惱，即欲、貪、瞋、慢、無明、見、疑，稱「七隨眠」。既然隨眠是煩惱，經常發生，所以與心相應，也是一類心所。這就說明心是雜染的，並非本淨的。心性既然不是本淨，怎麼能從它得到解脫呢？其實他們把問題搞得糊塗了，鑽到此路不通的牛角尖，既然把心區分爲雜染和離染，去掉雜染心，不是顯現離染心了嗎？也就是返妄歸真，離染即真，得到解脫。

四、大眾部與上座部學說的不同

大眾部與上座部的學說一開始就是對立的，上文已說明在方法論上，大眾是一說，上座是分別說。「異部宗輪論」中列舉大眾部對佛看法有十五條：

一、諸佛世尊，皆是出世；

二、一切如來，無有漏法；

三、諸如來語，皆轉法輪；

四、佛以一音說一切法；

五、世尊所說無不如義；

六、如來色身實無邊際；

七、如來威力亦無邊際；

八、諸佛壽命亦無邊際；

九、佛化有情令生淨信，無厭足心；

十、佛無睡夢；

十一、如來答問，不待思維；

十二、佛一切時不說名等，常在定故，然諸有情，謂說名等，歡喜踴躍；

十三、一刹那心，了一切法；

十四、一刹那心相應般若，知一切法；

十五、諸佛世尊，盡智、無生智恒常隨轉，乃知般涅槃。

上座部却相反，他們認為非如來語皆轉法輪，非佛一音能說法等。大眾部講到佛的前身——菩薩，也是無分別說的，講到佛的處胎、降生，完全神話化了，說是從右脇生出，與常人種種不同。後來被我國僧祐編「釋迦譜」所依據，這是大乘佛教興起後進一步將佛神化的淵源，表明大眾部的宗教色彩已很濃厚。

關於心性及其解脫問題，兩部的主張也是對立的。以前上座部講：「心性本淨，客塵所染，淨心解脫。」後來有部就不承認染心可以解脫，解脫的是淨心。大眾部也講「心性本淨」，但它不是講心原來就淨，而是指心未來可能達到的境界，指出一達到

淨就不再退回到染，如衣有污垢，未洗時穢，洗後即淨。洗的前後並非兩衣，仍是一衣。有部主張有染污心和離染心，前後是兩個心，不是一個心。化地部認為心性本淨，去掉染污就現淨心，說法也不同。現經綜合各方資料研究證明，南方上座部明顯主張心性本淨，但與大眾部不同：一個是指心固有的，一個是指心的可能性。

有關大乘思想的來源，各國學者尚未得到明確的結論。一般學者認為它與大眾部的關係更密切些。大小乘的區別，主要在於：

一、大乘以成佛為目的，而小乘則以阿羅漢為解脫；

二、對法空的解釋，小乘很拘泥，認為凡是佛所說的都實在，因此它不並承認萬法皆空，只承認人空法有。上座部也主張法無我，是用分析方法得出來的，這與大乘認為一切皆空，是不同的。

三、小乘認為要實現解脫的理想，非出家禁欲不可；而大乘，特別在它初期則以居家的信眾為主。例如布施中的財施，出家人不許集財，就難實行。因此大乘一開始就重視在家。

大眾部後來分出來許多部派，不在十八部之內。如南傳的方廣部，主張佛住天界，並說佛、布施皆空，被龍樹斥為「方廣道人」和「惡趣空」。這個部還主張「一意趣可行淫」，造成思想混亂。部派佛學後來向大乘佛學過渡，有很多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

(完)